

秋瑾集

何京澄書



秋瑾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重 印 說 明

本書根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六〇年七月第一版、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第四次版本重印。

秋 瑾 集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六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6.75 插頁 4 字數 108,000

1960年7月第1版 1979年9月新1版 197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統一書號：11186·16 定價：0.80 元

DE 60/17

出版說明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清朝統治者完全暴露了它向帝國主義賣身投靠，充當帝國主義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的幫兇的猙獰面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變法維新運動，已經宣告破產，主要領導人也已墮落到反動的道路；同時，廣大農民羣衆自覺地掀起了全國性的抗捐抗稅鬥爭和風起雲湧的反帝愛國運動；民族資本在國內有了進一步發展，工人階級力量也逐漸壯大起來；這些情況的出現，大大推動了廣大羣衆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些出身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部分地主家庭的愛國青年和知識分子，在這種形勢下，迫切地尋求着整個國家與個人的出路，迅速地投身於反封建主義和民族解放的革命之中。秋瑾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個。

秋瑾出身於小官僚地主家庭，是一個所謂『名門閨秀』。雖然她似乎從小就具有一種熱情而倔強的性格，但她真正感受到封建家庭的壓迫和民族危機的嚴重，開始向西方尋求『真理』，則是在庚子事變以後寓居北京期間，而她正式參加光復會走上革命的道路，更遲至一九〇五年留學日本初次返國的時候；這距離一九〇七年她的就義，前後總共不過六七年的光陰。在這樣短暫的時間裏，她從一個地主階級的家庭婦女，發展成爲一個堅強的民主革命戰士、時代覺醒的前驅者，這從反映當時社會變化的急劇深刻和革命形勢的成熟來說，應該是有典型意義的。

秋瑾首先是一個革命活動家，她有着很好的宣傳鼓動的才能。『每大集會……必搢衣登壇，多所陳說，其詞淋漓悲壯，蕩人心魂，與聞之者鮮不感動愧赧而繼之以泣也。』（陳去病：《鑑湖女俠秋瑾傳》）從她所遺留的著作看來，大部分也都是爲了宣傳革命，打擊敵人，鼓舞鬥志而寫作的。她雖然並不以一個作家自居，可是由於她的旺盛的革命鬥志，豪邁奔放的性格和火一般的熾烈感情，以及爲政治鬥爭服務的寫作目的，使得她的詩文具有朴實明朗的風格和強烈的感染力量。因此，她又是一個重要的革命民主主義的詩人和作家。

在她的著作中，使我們最突出地感受到的，是她那種對國家民族的深情熱愛，對清朝統治者媚外辱國的刻骨仇恨，對獻身革命的踴躍無前的堅強意志。

應該說，秋瑾的愛國思想，在一首可能是作於甲午中日戰爭時的《杞人憂》的詩裏就有所表現。隨着革命思想的逐漸成長，她對祖國的愛就愈益執着和強烈，對敵人的恨也更鮮明而深切，她的愛國主義思想已經不是一般的傷時憂國的嘆息，而成爲當時反對清朝封建統治，進行民主革命的戰鬥號角了：

萬里還甘赴，才身更莫論。頭顱原大好，志願貴縱橫。權失當思復，時危敢顧身？……

——《寄徐寄塵》

畫工須畫雲中龍，爲人須爲人中雄。豪傑羞伍草木腐，懷抱豈與常人同？……不懼仇人氣焰高，頻傾赤血救

同胞。誨人思湧燦花舌，化作錢塘十丈濤。……危局如斯敢惜身！願將生命作犧牲。可憐大好神明胄，忍把江山付別人！……好將十萬頭顱血，一洗腥膻祖國塵！……

——贈蔣鹿珊先生言志，且爲他日成功之鴻爪也——

不惜千金買寶刀，貂裘換酒也堪豪。一腔熱血勤珍重，灑去猶能化碧濤。

——對酒——

這些詩歌，都是富有革命氣息的佳作，它起着激蕩人心，鼓舞鬥志的作用。

在秋瑾的詩文中，爲了揭露清朝黑暗統治，喚醒人民進行革命鬥爭的作品，也占了不少重要的篇幅。例如《同胞苦》、《寶刀歌》等許多作品，都閃爍着犀利的鋒銳，燃燒着仇恨的烈火。在《普告同胞檄稿》中，則更勾勒了清廷的腐朽面目并直挾其反動本質：

財政則焚索無厭，雖負盡納稅之義務，而不與人以參政之權；民生則道路流離，而彼方昇平歌舞。修言立憲，而專制乃得實行；名爲集權，則漢人盡遭剝削。……練兵也，加賦也，種種剝奪，括以一言，制我漢族之死命而已。夫閉關之世，猶不容有一族偏枯之弊，況四鄰逼處，彼乃舉其防家賊媚異族之手段，送我好河山！……

——普告同胞檄稿——

由於清朝的腐朽反動統治只有藉帝國主義的力量才能苟延殘喘，因此它就堅決執行着『防家賊媚異

族『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反動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要挽救中國的危亡，必須首先推翻清朝的反動統治，這是當時革命者的一致看法，也是秋瑾一生奮鬥的主要目標。這不僅在她的著作中有深刻的反映（如《光復軍起義檄稿》），並且付諸革命實踐，爲了挽救祖國，爲了推翻清朝反動政權，秋瑾貢獻了她的寶貴的年青生命。

在秋瑾著作中，第二個最突出的內容，是她對婦女解放事業的宣傳和實踐。未完稿的《精衛石》彈詞，以現身說法的精神宣佈了她的婦女解放運動的主張，也是她爲宣傳這一主張而寫的通俗性的文藝作品。

隨着自己遭受買賣婚姻和封建家庭的嚴重迫害，隨着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發展，她深刻體會到廣大的中國婦女所受的無窮痛苦，是和腐朽的封建家庭制度、宗法思想密切聯繫着的。要擺脫這種『十八層地獄』的生活，必須堅決地和腐朽的社會決裂，和封建的家庭決裂，走上民族民主革命的大道，才能獲得自身的解放；這是她自己走過的道路，也是廣大婦女應走的道路。她在《中國女報發刊辭》裏說：

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通全國女界聲息於朝夕，爲女界之總機關，使我女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於大光明世界。

她還進一步認爲婦女的解放鬥爭必須和當前的革命鬥爭相結合，爲了革命事業和男子並肩作戰。她在《精衛石》裏這樣寫道：

掃盡胡氛安社稷，由來男女要平權。人權天賦原無別，男女還須一例擔。……男和女同心協力方爲美，四萬萬男女無分彼此焉，喚醒痴聾光睡國，和衷共濟勿畏難。

這在當時是極爲光輝的進步思想。

在指出婦女解放的政治方向的同時，她又着重指出了婦女的經濟獨立和人格獨立的重要。她說：

我們女子不能自己掙錢，又沒有本事，一生榮辱皆要靠之夫子，任受諸般苦惱，也就無可奈何，……但凡一個人，只怕自己沒有志氣，如有志氣，何嘗不可求一個自立的基礎，自活的藝業呢？

——《敬告姊妹們》

欲脫男子之範圍，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學藝不可，非合羣不可。

——《致湖南第一女學堂書》

爲了爭取婦女的人格獨立、精神解放，她強烈反對封建買賣婚姻、依賴男子的寄生思想、纏足的惡習、束縛婦女的三綱五常、封建宗法的家庭制度，和一切毒害婦女的思想行爲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她重組了最早的婦女團體『共愛會』，創辦了早期的婦女刊物之一的《中國女報》，更重要的是她通過革命實踐把自己樹立爲一面我國婦女解放的旗幟。郭沫若同志在《秋瑾史跡》序言中說：她『不僅爲民族解放運動，並爲婦女解放運動，樹立了一個先覺者的典型』。這是頗有識見的意見。

自然，我們也應該看到，秋瑾並不是沒有受到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的。她那短暫的革命生活史，使

她還來不及進一步發展自己的思想和認識，她對不少問題存在片面的甚至錯誤的看法。

首先，她對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是認識不足的。我們在她的著作裏，很難發現她對帝國主義的正面指斥，而總是認為外來的侵略是由於中國政治腐敗、人民愚昧，因而引狼入室招致外患，似乎其罪不在列強侵略而在國內落後。這一方面由於辛丑和約以後，帝國主義者暫時放鬆了武力侵略，採取了比較隱蔽的經濟、政治、文化侵略的形式，因而模糊了一些人的認識；而最主要的則是由於當時革命者的那些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武器，是從歐美資產階級啓蒙時代借來的。他們把資本主義社會看成人類的理想樂園，看不到也不願看到這個時期的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整個資產階級已經腐朽而反動，資本主義制度的歷史實踐和那些啓蒙時期的美妙口號與理想有着多大的距離。所以即使像秋瑾這樣，雖然在日本留過學，親自看到過日俄之間的帝國主義分贓戰爭，也看到過日本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但她還是熱情地歌頌了日本的軍國主義行爲（參看《警告我同胞》、《日本服部夫人屬作日本海軍凱歌》等詩文），無原則地贊美歐美國家的資本主義制度（參看《我羨歐美人民啊》），認為是唯一的學習榜樣，因而她就不能認識到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和反帝鬥爭的重要意義。在這一點上，特別表現在她對義和團起義的錯誤看法上。她在《精衛石》裏這樣寫着：

試問你遭逢水火刀兵事，幾曾見有個神仙佛救人？昔年甚麼紅燈照，聖母原來妓扮成；甚麼師兄甚麼法，反被那洋人殺得沒頭奔。……闖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

自然，批判義和團所利用的宗教形式和迷信落後思想是必要的，但如果因此而無視了人民羣衆反帝鬥爭的正義性和堅決性，看不到人民反帝願望的迫切和力量的偉大，倒反說成是『愚民』無知闖禍，一筆抹殺，那就是嚴重的錯誤。由此可見，資產階級和人民羣衆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和態度有着多大的不同。這樣，也就無怪他們要從民族革命的任務中抽去了非常重要的反帝的內容，放過了真正的民族敵人的帝國主義，從而也就不可能去發動廣大人民的革命力量了。

其次，秋瑾和當時的其他革命黨人一樣，又把反封建的任務縮小爲推翻清朝統治機器，而沒有進一步把封建社會作爲一個社會制度來反對，把自己所要求的政治變革作爲一個社會變革來理解；因此，他們既不會對中國的長期封建制度加以全面的衝擊（在這一點上，似乎還不如譚嗣同），也沒有系統地研究和介紹歐洲啓蒙學者的思想，並在中國民主革命的理論上作出較好的創造性努力。理論的貧乏，本來是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致命弱點之一，這表現在秋瑾身上的就是她對民主革命的基本問題上的認識模糊。她把推翻滿族統治作爲唯一的革命任務，因而努力宣揚漢族的光榮傳統和反抗外族的志士仁人，這種宣傳對當時發動羣衆確曾起過很大的作用，但她對這些封建傳統和歷史人物毫無批判地加以肯定，勢必起着維護封建社會的消極作用，煽動狹隘的種族偏見和復仇主義，從而也很難真正地提高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民主覺悟，在客觀上還支持了漢族統治階級中的封建勢力，使他們在辛亥革命之後，得以順利地竊取革命的果實。也正因爲她把反封建的任務看作僅僅是反滿復漢的簡單問題，因

此她對革命後要建立什麼樣的國家，也缺乏明確的認識。她在《光復軍起義檄稿》中，提出了『啓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國』的口號，而在差不多同時或稍前制訂的《精衛石》第二十回回目中則又提出了『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的奮鬥目標。這種對國體問題上的思想混亂，充分反映了她對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認識是怎樣的模糊。在這方面，當時光復會的首領章太炎、陶成章也並不例外。正是由於這些認識上的限制，因而在婦女問題上也同樣存在着缺陷。她對封建婚姻和三綱五常之類的封建教條，確曾進行過十分英勇的戰鬥，並且正確地把婦女解放和反清鬥爭聯繫起來，但她還沒有看到婦女問題的社會根源存在於整個封建制度和階級剝削制度的深處，因此她就不能把婦女解放問題和徹底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務聯繫起來，並且天真地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給婦女帶來真正的解放。

最後，秋瑾對於人民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力量也是認識不足的（包括農民起義，如《某宮人傳》，稱明末農民起義軍為流寇、李自成為李賊）。她認為人民羣衆是愚昧落後的，是『人心薄弱，不克自立，扶得東來西又倒』的，因此人民羣衆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只有由幾個先知先覺的人來解放他們，所以她說：『吾若置身危險生涯（指黑暗愚昧狀態），施大法力；吾毋寧脫身黑闇世界，放大光明，一盞神燈，導無量衆生，盡登彼岸。』（《中國女報發刊辭》）顯然，她不願置身羣衆之中，組織羣衆，依靠羣衆，却寧願置身於羣衆之外，先解放自己，再來同情人民，指揮羣衆。這種誇大個人作用的接近民粹主義的思想，和傳統的任俠仗義行爲，在秋瑾身上有着較突出的表現。在她的詩文中，我們看到她滿腔熱血，慷慨悲歌，

不惜自我犧牲的令人尊敬的革命品質；但同時也看到她那種獨往獨來『我欲隻手援祖國』『何愁他日不雄飛』之類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在《精衛石》裏更把黃鞠瑞（即秋瑾的化身）描寫成一個天生豪傑，女界救星。所有這些藐視羣衆、誇大個人作用的錯誤思想，就不能不產生一定的消極作用。因此，在她的慷慨悲歌之中，也時常流露出那種無可奈何的悲觀情緒，像『有生如此復何歡』『腸斷難爲五月花』『蒼生紛痛哭，我道例窮愁』等類的不健康感情。同時，這種錯誤思想也不能不使她脫離羣衆，感到孤立無援的痛苦，發出『楚囚相對無聊極』『呼告徒勞費齒牙』『英雄身世飄零慣』『徒勞志士心如火，可奈同胞蠢似豕』等類怨天尤人的哀訴。正是由於這種個人與羣衆，先進與落後的位置和關係沒有得到正確的解決，因此在革命的行動上，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採取恐怖的暗殺手段，依靠少數會黨進行軍事冒險的道路。

所有這些思想上認識上的缺陷，不僅是秋瑾個人的時代局限和階級局限，而主要是被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地位所決定的。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英明地論斷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並且他們同農村中的地租剝削有密切聯繫，因此，他們就不顧和不能徹底推翻帝國主義，更加不顧和更加不能徹底推翻封建勢力。』（《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第六六七頁）所以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够勝利完成，而秋瑾，則僅能以一個激進的舊民主主義者的身份，在完成推翻幾千年來封建帝王

專制統治的事業中，作出了她個人的貢獻。

秋瑾的著作，過去曾有過幾種版本，但編得比較零亂，對真偽的辨別也不太謹嚴，遺漏和錯誤之處相當多。這次我們查考了大量資料，收集了解放後陸續發現的作品，進行了實地調查和廣泛的聯繫，增補了不少遺作，也發現了一些問題，在這個基礎上編成了這個新的《秋瑾集》，總算是目前較完善的本子了。書末我們選錄了三篇有關秋瑾的資料，因為它們的作者都和秋瑾有較密切的關係，比其他輾轉傳聞的資料有更多的參考價值。不過其中除陶成章《秋瑾傳》外，對秋瑾的參加革命運動都閃爍其詞，意存諱飾，這雖然是爲了避免清政府的迫害而出此，但總是嚴重的失實，不能不特別指出的。由於我們的見聞究竟有限，整理水平也不高，粗疏和缺漏之處一定還有，尙望讀者予以指正。

編例

一、本書將現存秋瑾作品彙編成集，旨在爲研究近代史提供資料。行世秋集共有三個本子：最早的是王芷馥編的《秋瑾詩詞》，刊于一九〇七年，計收詩八十七題、詞三十八闕。其次是王紹基編的《秋瑾遺集》，刊于一九二九年七月，計收詩十四題、歌一首（集誤題作詩）、文二篇、譯文一篇。最後出的是王燦芝編的《秋瑾女俠遺集》，刊于一九二九年十月，計收詩一百一十一題、斷句十一句、歌三首、詞三十九闕、雜文八篇、譯文一篇。這就是一般認爲『最完備』（阿英：《晚清文藝報刊述略》頁一二六）的本子了。事實上該本尙多遺漏，且有體例不明、脫誤、重出……諸弊。此外據我們知道尙有長沙秋女烈士追悼會印行的《秋女烈士遺稿》一種，刊于一九一二年，內收詩、詞諸作，可惜流傳不廣，我們至今還未見到原書，僅得其目錄及序文的傳鈔本。一九五八年我們曾將解放後所發現秋瑾親筆信十三通，手書彈詞稿六回及其他諸手稿（包括清紹興府檔案中的秋瑾手稿）付諸影印，彙編成《秋瑾史跡》，意在流布真蹟，自不能作全集觀。現在重加蒐羅，對諸本異同，多所整理考定，以竟前人未竟之功，希望成爲一比較完備而可靠的本子。

二、秋瑾著作因生前『隨手散棄』，及遇難時家人『晝夜焚燬』，傳世已無全豹。此次重編，於行世諸本外，又從各項資料中輯得詩廿二首、斷句二、文四篇和信十三通，凡無確切根據的，概不闖入。

三、採用底本，以手稿爲主，無手稿則據最早印本，並註明出處。晚出印本，編者往往以己意爲損益，去真既遠，一概不取。

四、前人所編秋集誤收詩五首（《失題》一首、《黃海舟中感懷》二首、《長崎曉發口占》二首）及《黃帝紀元大事表》，傳訛已久，現在經我們考定確非秋作，茲予附錄以存疑。

五、所收諸作，悉以類從，一類之中，又以年月爲序。惟詩詞部分，因資料不足無法定其先後，故權從芷馥本、燦芝本原序，而以新輯得者附於篇末。

六、前人所編秋集，時有體例不明（如誤歌爲詞，誤詞爲詩，甚或誤文爲詩）及失題、誤題、誤排諸弊，今一一爲之訂補。

七、手稿及諸本，互有參差，今以諸本互校，擇善而從，并加註說，其手稿中有筆誤顯然者，則逕加改定，有疑義者則記於「」內，其有兩可者，亦具見附記中，以供學者之比較研究。凡晚出本和手稿與早期刊本的異同，也擇要列入，這是因爲考慮到：一、可能一稿數易，初稿和改定本就往往不同，如諸本所據底本有異，文字自有出入，這樣就不如羅列衆本，讓學者可以窺見作者去取之故，而有以得其用心。二、晚出本流行較廣，妄改亦最多（主要是《秋瑾女俠遺集》），現在把諸本異同，加以比較，則孰真孰妄，不俟煩言，庶足明通行本之失，以免一再訛傳，且可省學者兩讀之勞。

八、附校勘主要本子目錄：

甲、詩文集

秋瑾詩詞

王芷馥編

一九〇七年刊

簡稱芷馥本

秋女士遺稿

龔寶銓編

一九一〇年刊

簡稱龔本

秋女烈士遺稿

長沙秋女烈士追悼會印行 一九一二年刊

簡稱長沙本

秋瑾女俠遺集

王燦芝編

一九二九年刊

簡稱燦芝本

乙、史料

影印秋瑾親筆字據

一九〇七年刊

秋女俠冤獄彙案

一九〇七年刊

簡稱《彙案》

秋雨秋風

黃民編

一九〇七年刊

簡稱《秋雨》

越恨

湘靈子編

一九〇九年刊

秋瑾史跡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

一九五八年刊

簡稱《史跡》

丙、雜誌

白話

一、二、三期

一九〇四年九、十、十一月（甲辰年八、九、十月）

女子世界

二卷一期

一九〇五年六月（乙巳年五月）

中國女報

一、二期

一九〇七年一、二月（丙午年十二月，丁未年一月）

秋 瑾 集

小說林 第五期

神州女報 創刊號

一九〇七年八月（丁未年七月）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丁未年十一月）

四